



扫描二维码下载“掌上宝鸡”，
查看更多精彩！

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

梧桐绿荫

◎赵天国



乡。五千年前，中华始祖神农炎帝在这里刀耕火种，点燃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之火，今人故称其为中华民族最早的“火凤凰”。三千年前的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就有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，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”的诗

盛唐的雄风雅韵中茂盛枝蔓的，直至今朝依然排于古城南北，绿于新街东西。这又是一奇了。

宝鸡梧桐最好的生命岁月、最感人的绿荫情怀，几乎都是在溽暑里呈现出来的。初春的风，绿了渭河两岸，梧桐不与柳芽争先；阳春的花，香了秦岭周原，梧桐不与桃李媲美。直到暮春初夏，梧桐才冷不丁地冒出鹅黄细嫩的叶芽。叶芽缓缓地长成翠绿、阔大、厚实的五角星形状，比剪刀片一般的柳叶儿大了许多倍。这样的“大手掌”，似乎是专为编织神奇的梧桐绿荫而天造地设的。那数不清、望不尽的五星阔叶，于树冠上下绿叶叠翠千重、左右青枝集结万丛，化作伞作篷，蔽日遮阴，阳光利箭射之不入，热浪重兵攻之不破，直教一次次黄色高温“大军”的进攻，在其面前一回回败下阵来。正因为如此，宝鸡盛夏之时的万千梧桐，其绿叶才葱葱，其青枝才菁菁，其美姿才婷婷。它们的童年、少年和中年的美好时光，似乎都是在夏天母亲的膝下度过的。这就是梧桐的绿荫之志，惠人之情。

千重青枝连翠色，万片碧叶铺绿荫。天上地下，气候如炽，火焰熊熊，热气上蒸下煮之时，宝鸡千排万株的梧桐树却显现出了从容优雅、处热不躁、气宇轩昂的气质。千丝万缕的阳光，在宝鸡大街小巷的梧桐树上，朝朝暮暮地御热抗暑。

八九点钟之时，从小巷里推出来的婴儿车，在梧桐绿荫之下慢慢悠悠地走着，让小娃娃们尽情享受凉爽的空气，那逗孩子的咯咯笑声，流露的是难以形容的天伦之乐。

烈日当空之时，我走在梧桐绿荫之下，就有一种梦回春天的感觉，迎面就有了凉爽，心头就有了惬意。我强烈地意识到，自己走进梧桐绿荫之前，那因溽热而冒出来的一头汗水也像雨一般停了，甚至连积压在心中的种种困惑与烦忧，也被梧桐绿荫的满腔爽意化解了，就连树上知了的叫声，也变成了如蜜的歌儿、似水的浅唱。

黄昏夕照之时，梧桐绿荫之下，一对对棋友，楚河汉界，列阵对弈，架炮跳马，拱兵出车，妙招频出。也有三五个友人或邻居坐在小凳子上，背靠梧桐老树，饮茶叙旧，谈笑风生。成双成对的青年恋人，中年夫妻，老年伴侣，或会心巧笑，或并肩散步，或牵手而行，显得开心而又自在，融洽而又欢愉。宝鸡之所以能荣获“联合国人居奖”，这梧桐绿荫无疑是一大加分因素。

凤凰栖者，唯有梧桐。宝鸡的梧桐，栖的是炎帝的后裔、周秦的子孙，正因如此，宝鸡一年一度的梧桐绿荫中，才会有古有今，有根有魂；有美有善，有德有仁；有诗有画，有志有情；有凤凰之鸣，有吉兆之音；也有先祖开创远古文明的辉煌史，更有新时代宝鸡英雄儿女走向民族复兴的脚步声！

赏陈仓芝樱花海（外一首）

■董建新（宝鸡）

巨尊雄峙渭河畔，信步登临景醉心。
激湍清波滋苇影，萦回栈道迂鸣禽。
艳绝花海铺锦彩，络绎游人纵笑音。
遥瞰芸苔分麦垄，诗图天构饰乡村。

赏吴山白鹃梅

暮春三月艳阳煦，络绎游人吴岳集。
郁郁层林成碧海，皑皑雪浪染梅枝。
五峰挺秀升莲座，百草葳蕤伴鸟啼。
西镇重光翘首待，乡愁堪寄助昌熙。

至麟一游

■李菁菁（北京）

不愧白麟行游处，犹自千年出壮夫。
虚垒空碑今犹在，九重读尽故国书。
此遇千山叠晚翠，佛笑白月抱云飞。
行至长安穷尽处，再向西海无路归。

故乡夏日小景

■刘晓勇（宝鸡）

之一
余晖散尽夜初临，里巷闲伴伴流萤。
说尽山前山后事，倦归仰望满天星。

之二
肖家门外有涡潭，水壁山激激自漩。
光眩顽童攀数丈，相约鱼跃浪一团。

满江红·龙腾虎跃

■马义昶（西宁）

锦绣中华，今已是，龙腾虎跃。想当年，八国横行，强盗肆虐。人民涂炭难果腹，志士膏血砺锋镞。到如今，神剑立国门，豪光灼。
愚公志，理山河，民族魂，立世卓。弹喜乐，唱遍神州江河。山川万里展新荣，村寨千户齐康祚。世人奋，命运自己握，奏凯歌。

鹧鸪天（外四首）

■魏娟娟（天水）

日晴风暖天色明。鸟翻空净柳条青。地苗寻气渐苏醒，花草随时待发生。
风纹静，浪痕平。春风有意且徐行。前尘往事都吹尽，好梦常安更相迎。

长相思

山氤氲。水氤氲。雨洗关山客洗尘。枝枝叶叶新。
月无痕。岁无痕。人度光阴花度春。往昔无处寻。

江城子·与友采刺五加有感

新苞绿影照林光。体纤长。刺衣裳。一杆嫩芽，自是万般香。杏雨时节常念想，随春放，惹人肠。
浅云催碧入斜阳。满臂伤。又何妨。携友晚归，暮色染晕妆。有意且待明日醉，归途短，话别长。

鹊桥仙

熟田横野，碧痕交错，天际霞接青断。陇头流水自潺潺，放眼去，秦川汉栈。
江山千古，英雄气短，日月迎来往返。人生悲喜总相参，回首处，暮云向晚。

浣溪沙

夜雨瞒人转昼凉，低云蘸碧浸山墙，斜风吹损玉莲妆。
回首惜花花坠影，凝眸对影影成伤，青山与水两茫茫。

古诗新韵

责任编辑：周勇军 美编：兰莹莹 校对：张琼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g@163.com

郎坝的早晨

◎苏咏梅

这位郎坝老人，中等身材，身形微丰，衣着朴素平整，头上那顶白色的布质帽子很是提神。她步子缓缓的，有些蹒跚，但每个动作都能传递出一些和善。年轻时的她，或许就是一位端庄秀眉目溢情的女子。她的岁月，一定是静好的。

黄柏塬二郎坝一带人说话好听，尤其是女人。这里的人说话有点川音，不像关中人那样咬字重、腔调直，他们说话自带一种韵律，起音落音舌头轻轻一卷一滑，轻轻柔柔，普普通通的词句，从她们的口里流出，吟歌一般的好听。

“姨，你说话真好听。”
“呵呵，你们说话才好听呢。”
不大一会，就来到这片让我魂牵梦绕的水稻梯田。

站在观景台上，稻田美景一览无余。这层层梯田，被葱茏的群山环绕着，静卧在渭水河的臂弯里，沿河盘旋而上，水天如镜，梯田的曲线非常优美。如此，峰峦、民舍、稻田，相映成趣，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，秀美而又壮观。

老妈妈就在观景台下候着，笑望着一脸阳光的我。郎坝与陕南接壤，气候和水利条件非常适合水稻生长。仲夏时节的稻田是绿的，然而又绿得不一样，墨绿、油绿、嫩绿，被整齐地分成一块一块。下了观景台，老妈妈带着我走进稻田。我们沿着环绕在梯田之间的步道慢慢走着，边走边拍这一片美景。

“插秧节那阵可热闹了，县上来了领导，来了记者。”老妈妈一脸兴奋。

“嗯嗯，书记也来了，她可是县上最大的领导呀。”我笑道。她

看上去很开心，让我仿佛看到了稻田里的人们正赶着水牛、插着青秧、对着山歌、山清水秀、倒影绰绰的场景。

“姨，他们在拔草吗？”看着远处有人在田水里劳作。

“对，在拔草。现在不让用药，说是无污染什么来着……”

“人家现在是绿色有机大米。”我的语调有些调皮，在这位陌生的老人跟前，我竟把自己当作了孩子。

“对，对，就是这个。”
“娃儿，你看上去还小着呢。”她问我。

待我说了年龄，她有些惊讶。她看上去和我母亲年纪相仿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觉得她很像我的母亲，这让我又向她靠近了一步。我和老妈妈拉起了家常。

“姨，您多大年纪了，叔和家里都好吧？”

“今年七十一了，五二年的。”她只是停顿了一小会，但我感觉到她语气里的变化。

“老伴走得早，都走了三十多年了。儿媳妇也得了不好的病，钱花了，人没留下，前一阵子走了，留下两个娃，我跟儿子和娃们过着。”她微微颤抖的手抹着眼窝，眼睛有点红。

我怔住了。
我停下了脚步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白发人送黑发人哪……面对眼前的这位老人，我为自己刚才的唐突懊悔，更有几分酸楚涌上心头。

“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！”看见我不知所措，她反而安慰起了我。

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也是有所经历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这样啊，我努力地调整自己。

恰似青山之于绿水，犹如宝马之于金鞍，千排万株亭亭玉立的梧桐嘉树，真是宝鸡这千金凤凰的天然绝配，更是对古人“凤凰非梧桐不栖”之语的绝美诠释。

宝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意栖居之地。这里自古就是凤凰之

向流传万邦。宝鸡，有区名凤翔，有县名凤县；有镇名凤鸣，有村名凤朝；有岭名凤阁，有山名凤皇；有泉名凤泉，有酒名西凤，就连宝鸡街头也以梧桐树装点大街小巷而闻名天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宝鸡的梧桐树，是从上古炎帝农耕文明的皇天后土里长出来的，是从《诗经》的摇篮里抽枝散叶的；是在西周的凤鸣中成片成林的，是从秦汉

窗外几声清脆的鸟语，是耳目一新的邀请，它们的歌声，把我带进了皂角湾的清晨。于是，快速起身，匆匆洗漱。推开房门，便和这里的晨光撞了个满怀。

看到天气好，心里便不由得又多了几分欢悦，整个人充满活力，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倦意。清晨的皂角湾，像一位清秀恬静的女人，温和地端坐在她的晨曦里，仿佛所有的故事都沉浸在清丽恬静的氛围里。

尽管没睡好，但也要早早起床，这是我对皂角湾、对郎坝的虔诚。绿竹舞风，棕榈如扇。独自站在没有院墙遮掩的农家院子，视野就非常开阔，不远处的坝田在眼前铺排着，这是一种直抵人心的蓬勃生命力。二十多年了，终于有这样一个机缘，让我在夏日的早晨，与秦岭深处这个秀美的水乡亲密相约，领略岭南人家的风情，静享她的阳光和稻田。

“起来了哦。”一个好听的声音传来。回身一看，是一个面带笑容的老妇人。

“早啊，姨！”我应答着，很欢喜。

“这是我们家。昨晚睡得早，听儿子说有人住这里了。原来是你们。”

我们彼此投以纯粹的笑容。

“姨，我想看看下面的稻田，从哪里下去？”我说道。

“走，我带你去。”她几乎没有犹豫，脸上浮动着自然的笑意。

“不会打扰您做饭吧？”
“没有没有。”

几句招呼后，我们沿着一段青石小路朝稻田方向走去。